

晨光熹微
苗青 摄

编箩篾的爷爷

廖天元

爷爷躺在床上咳嗽不止的时候，我听见老爸嘟囔了一句，随即看见他端了一杯水进屋。老爸对爷爷说：“爸，不能再编箩篾了啊，看看，拖一回竹子感冒一回，你这样很受罪啊！”

爷爷说：“你不要管！”老爸表情变得讪讪的，我朝他做了一个鬼脸，他佯装打我，我慌忙跑开，站在院里偷偷地笑。

小屁孩没心没肺，但我知道，老爸和爷爷心里都不爽。有一次，我见老爸对母亲发脾气，说人老了咋像个孩子，越来越任性。母亲笑得烂若桃花：“我不是说过吗？爹妈和娃惹自己生气，就要念亲生的，爱人惹自己生气，就要说自找的。”老爸一时语塞，上车时把车门关得“嘭”的一声。

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爷爷，都是因为爷爷执意要编箩篾。

爷爷从前不编箩篾，他从村支部书记的岗位退下来，突然间无师自通操起了这门手艺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惊奇地发现，爷爷手持一把砍刀，正在“花”竹子。那些竹条，极其柔软，魔术般地爷爷手中鱼贯而出。爷爷看见我，一脸地得意，说：“我编箩篾，你考第一，爷爷卖了奖励你。”

箩篾？我一脸纳闷。爷爷嘿嘿一笑，说：“过几天你再看。”

爷爷的箩篾是在三天后出现在我面前的，爷爷拉着我的手，迫不及待地问我：“箩篾编得好不好？我的眼前，摆着两只方底圆口的竹筐，高差不多有我腿长。”我问：“这个是干什么的呀？”一边说一边跳进去，爷爷一把把我拎起来，赶紧去擦我弄脏的脚印，“乖乖，我得拿去卖钱呢。”

父亲的脾气终于还是爆发了。大约是一个中午，爷爷看见老爸回来，急切地说：“我的竹子花完了，你下午再帮我喊几个人，去鸡公岭砍些竹子。”老爸一听，顿时没有好语气：“我哪有时间啊，忙都忙死了。”母亲在一旁递眼色，想让老爸好好说话，哪知老爸声音越来越大，“你编那些一个都没卖出去，还把屋搞得乱七八糟！”

爷爷没想到一贯孝顺的儿子居然如此不敬不恭，一张脸气得铁青，胸脯一起一伏，眼睛要冒出火来，“我不编箩篾生了病怎么办？要你出钱吗？”

老爸欲言又止，隔了几秒，径直走进房间，“嘭”的把门关上。我听见“哗”的一声，一本书突然从二楼窗户飞下来，狠狠砸在地上。

爷爷独自去了鸡公岭，喊了几个老伙计，租了一个火三轮，把竹子拖了回来。

不料，爷又感冒了，咳嗽不停。医药费，花了好几百。

好几个月，爷爷不再编箩篾，不再回去拖竹子。小镇逢场，他一早早就蹲在路口，看见有卖箩篾的人，立即围拢上去，把人家的箩篾统统买下来。爷爷请人把箩篾搬回家，过了十来天，等到逢场，又请人把箩篾搬到市场。

我问爷爷：“能赚多少呢？”

爷爷慈祥地看着我，神采飞扬：“一对箩篾可以赚一块呢。”

一块钱？我以为编箩篾是个大生意呢。赚钱那么难，可为啥爷爷总喜欢悄悄塞钱给我？

爷爷在市场倒卖箩篾，怡然自乐。但有一天，出事了。

赶集回来，爷爷一言不发倒在床上。一连两天，一口饭都没吃。母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一个电话叫回老爸，老爸一趟子跑回来也没问出啥。老爸一通电话叫回自己的姐妹，商量着要把爷爷送进医院。爷爷一张脸通红，颤颤巍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。小姑眼尖，一眼发现是张假币。一家人恍然大悟，爷爷卖箩篾收到假钱了！

所有人似乎如释重负。小姑说：“爸，我给你补上。”

爷爷看都没看，说：“不稀罕！”

老爸说：“你放心，这个钱我一定给你追回来。”

老爸开车出去，约摸半个小时回来，对爷爷说：“我报了警，警察走访了很多群众，把人找到了。”然后掏出一张皱皮巴巴的百元大钞，对爷爷说：“别人把钱退回来了。”爷爷突然来了精神，把钱收下，然后下地，说了声去市场看看，背着手，慢慢消失在门口。

待看不到爷爷身影，母亲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老爸低着头，没笑出来。

我听母亲说：“爸爸把箩篾当成事业了！”

老爸抬头看着天，慢悠悠说了一句话：“老爷子太要强了！”

很多年后，爷爷走了。老家堂屋里，放着爷爷曾经编制的两只箩篾，父亲搭了块红布，每次回家，站定，把红布上的灰尘轻轻拭去。

回城的路上，我听到有人唱：“你的山歌没有我的山歌多，我的山歌几箩篾，箩篾底下几个洞，唱的没有漏的多。”

我的眼眶有些湿润，又想起爷爷。我不知道，当我老了，会不会像爷爷一样。

枝头鸟

王东梅

在做晨运时，突见一只鸟从花枝密叶飞窜而出，我马上意识到必有鸟巢。目光仔细搜索，果然，一个精巧的小鸟窝就在密叶枝中。

这个鸟窝离地约7尺，我伸手即可摸到，却看不到窝里的情形。我叫一个比较健壮的朋友把我抱起，伸手一探，共有3颗蛋。欣喜之余，我吩咐晨运之友，大家好好看守，不要惊动吓走它。

于是，我每天站在这枝茂密的藤蔓之前，离鸟窝约有数尺之遥，以做早操为名，手舞足蹈，实则是要慢慢观察它的生态动静。鸟儿果然回巢，蹲在窝中，浅浅地露出一个头儿。我望着它，它也望着我，竟也相看两不厌。这鸟儿比麻雀略大，也是灰褐色，眼睛周围有白圈，尾部肛门部位是片淡黄色，我不知它叫什么名字，从小就叫它“白头翁”。而今，我唤它“爱情鸟”，因为它们“白头偕老”呀！

一星期之后，我发现母鸟开始忙碌，来来往往，我知道小鸟出世了。站了几分钟，就看到鸟妈妈嘴里衔着虫儿站在巢边上，一视同仁地向每只黄口小儿递送食物，雏鸟尚不断唧唧伸头索食。喂完之后飞到另一株树上停歇，复又飞向空中，捕捉飞虫。捉到了昆虫，又在周围树上停留，东张西望，平静无事，才再回巢。须臾之间，已往来数次。

除了鸟妈妈，还有鸟爸爸，雌雄轮流捕捉昆虫，一来一往，心力不知疲倦。这里是公园，我总耽心被顽童或外劳捉了去，又怕被青竹蛇吃掉。

朋友笑我真是杞人忧天，何必为那几只小鸟操心？只要我们不去伤害它，只好听天由命，看它的造化了。

我对小鸟有一种特别的情怀，因为它是人类的益友，除却许多害虫；也是大自然的歌手，鸟鸣山更幽。记得童年时，村童时常打捉小鸟。我家屋旁有一棵高大的“遮里树”，每天都有鸟儿闲来啄食树上的果实。村童以弹弓射击，手法奇准，鸟儿应声落地，一只美丽的鸟儿，就此一命呜呼！

我的祖母，心慈仁厚，常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别打枝头鸟，我们的孩子在窝里等待母鸟回来呀！母鸟被打死了，孩子没人养，它们就饿死了！”

小孩子以打捉小鸟为乐，哪能体会这些天伦之理呢？

还有一种野鸟，脚长喙长，不善飞翔，常到粪池捕食蛆虫。我们一发现，便爱追捕它，跟它在蕃薯芭里追逐，追到它累时，暗叹终于可以手到擒来，把它关进了笼子里。

这种野鸟，我们称它“田鸡”，身无二两肉，但肉味鲜美，可用笼子诱捕，捉了数只，可成佳肴。但它不受拘捕，在笼内乱啄，弄到皮破血流，尚不甘休。祖母悯之，颇有侧隐之心，就拿几毛钱作赎金，央求我们把它放了。

有一次，我们发现在梧桐树上有一个鸟窝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堂弟就静悄悄地爬上树去，把手一盖，一窝的鸟儿，连母带子全被捉了下来，祖母知道了，又要拿钱来换取它们的自由。

祖母虽仁慈，却促使孙子们有了心机可乘，常捉小鸟来换取零用钱。长大后，我又读到白居易的一首《鸟》诗：“谁道群生性命微？一般骨肉一般皮。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。”

读罢此诗，才惊觉出母性的伟大，祖母目不识丁，劝我们勿打枝头鸟，原来如此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打死枝头鸟，等于杀生大恶，断人后代。

我继续每天观察，雏鸟成长很快，偶尔露出头部，可见羽毛渐丰。约一个星期，看不到母鸟，窝里也毫无动静，我猜想小鸟可能成长飞走了，或许被人捉了去。于是去轻轻触动鸟窝，突然一只鸟儿飞出约十多尺后落在草地上，我急速赶去，它再飞跳几下，就被我捉住，然后放回巢里。

我想其它两只可能羽翼已成且已离巢，而这一只尚欠火候，希望母鸟能再来照顾它一下。第二天，我再来观看时，巢已空空也，它应该是安全离巢了吧，总算放下了心头大石！



诱惑 苗青 摄